

東北風雲錄之三：

驚天動地一舉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陳嘉驥

移師西北積極經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因為邊區共黨部隊已大部肅清乃明令撤銷改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由張學良出任行營主任，錢大鈞任參謀長，楊永泰任祕書長。

這時部份東北軍，已因軍事需要自鄂調往陝西駐防，張學良本想藉機不再統率東北軍，做一個超脫軍人或從事訓練或整理部隊工作。正好此時，蔣中正亦有意任命張學良出任此類職務，或者係指陸軍訓練總監；訓練總監一職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多為酬庸過時元老級軍人職位，如張學良出任此職，他當然會腳踏實地好好幹一番。不久，擬派張學良訓練部隊之說即成過去，而他數次奉命前往陝西視察移防陝省的東北軍；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發表張學良以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全權指揮西北剿共軍事。

張學良到了西安，乃決定以西北作為重返東北的抗日根據地，於是大興土木，修建醫院、設

立衛生材料廠，建築東北軍眷屬新村，在平涼購買大批土地，並在城固興建東北大學，以及設立軍官養成訓練機構等。凡此建設均係張學良為了準備抗日，先行安定東北軍人之行動，並未向南京中央政府請撥經費。在張學良而言，彼係受命清剿陝西共黨，因而對與剿共軍事行動無關之建設，不便申請公帑，但有意者則認為彼或別有他圖，但蔣中正並未措意，張學良計劃乃得順利推行，顯見兩人關係之良好。

張學良受命西上之初，陝西僅有劉子丹部共軍約數千人，他認為可以很快收平，即可遂行其建設西北，作為抗日根據地收復東北之雄圖。不料自江西敗退之共軍，在毛澤東率領下，由於劉伯承善於機變，竟然克服西南地區險山惡水與鏢而不捨的追兵，歷盡了千辛萬苦也到了陝西，使張學良的東北軍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這時，共黨提出團結抗日的口號，對於九一八事變後，遠離家鄉流落異地的東北軍民而言，當然有很大說服力。他們認為，共黨既然願意在政府領導下，參加抗日工作，那麼今日清剿共黨

，顯然已沒有必要，集中全國力量抗日，不再自我殺伐，實為應即迫切採取的步驟。張學良本人雖亦心動，但尚未動搖他對南京中央政府的服從意志，仍然繼續昂勉部屬，加強努力，以期早日將入陝共軍消滅。

漸萌攘外安內之念

有一次，張學良在西安，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舉行會議，為了督促東北軍奮力進剿共軍，曾言東北軍在西北屢戰無功，似此無能彼當引咎辭職。散會後，張學良在會中所言，頃刻傳遍軍中，東北袍澤一時為之譁然，並云：「我們離鄉背井，隨你入關，心中所希望者，不過是有朝一日隨你同歸東北老家，現在你竟然要捨我等而去，不知你是何等心腸？」有些激烈的人，更揚言：「你忘却殺父之仇，不願抗日爭取還鄉，對南京政府盲目服從，只求一己之祿位，而不知愛惜東北同胞的無謂犧牲，你現在等於逼迫我們走上一條死路。」

加之，東北軍剿共，連遭挫折，一百一十師

師長何立中在戰陣中陣亡，全師幾乎盡墨。繼而一〇九師牛元峯，又遭共軍包圍，牛元峯師長拒絕投降自殺身死，全師亦告覆沒。當張學良擬定兩師重建計劃，呈報南京政府後，軍政部竟然覆令撤消一〇九師及一〇九師兩個師的番號，消息傳來張學良有如五雷貫頂，不知所措。兩師番號撤銷一事，對張學良情緒衝擊極大，說者每認為此亦係西安事變促成重要因素之一。蓋當年軍隊尚未國家化時，軍隊為軍人之本錢，軍隊如不復存在，其本人地位亦將不保，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張學良亦承認，兩師之慘敗，使其心中倍增痛苦，同時認識了共黨軍隊戰鬥力不可輕視；與其讓他的精銳軍隊，在內戰中犧牲，何不用和平方法，解決共黨紛爭然後集全國之力共同抗日，於是「攘外必先安內」之念於茲萌生。

與周恩來秘密會晤

張學良之與共黨份子接觸，係在彼任武漢行營主任時。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義勇軍名將李杜向張學良表示，擬返回東北在北部招集抗日義勇軍舊部，重燃抗日戰爭的聖火，惟彼要求下列數事始能達成返東北目標：(1)返東北北部，必須經由俄國邊境潛入黑龍江省始臻安全，因此在赴俄前須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李杜自稱有此管道。(2)路費及返東北後招集舊部經費，請張學良供給。(3)選派二人隨其返東北，除襄助他工作外，並擔任與共黨方面聯絡職務。張學良對李杜請求均予同意，並派西北剿匪總部秘書應德田及前吉林部隊旅長趙毅二人隨同李杜出國。但李杜抵達

德國後，並未能進入俄境，應、趙二人乃返回西北剿總工作，此為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方面有聯繫之開始。

民國二十五年初，毛澤東率劉子丹、林彪等部主力，自陝渡河侵入山西，因遭到關麟徵反擊傷亡頗衆；劉子丹戰死，毛澤東乃率師重返陝西北部。此際共軍所控制的陝北保安、靖邊、安定、敷縣為黃土高原上最貧瘠地區，糧產不豐，共軍幾乎難以裹腹，遂陷入困境相當危急。

毛澤東在此困難萬分情形下，對抗來犯的東北軍，仍能預設布袋陣地，先後殲滅了一〇九與一一〇兩個師，對張學良打擊殊大。嗣並利用中央政府撤消一〇九與一一〇兩師番號機會，高唱中國人別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主張，因而動搖了張學良的意志，對整個東北軍亦發生了莫大影響。張學良左右有人獻策，不如與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共以保存實力，並與共黨聯繫俾能磋商共同抗日步驟。因此，張學良由蟄居上海東北抗日義勇軍名將李杜之介紹，曾飛上海與共黨駐滬代表潘漢年秘密會晤，惟未商得合作具體結果。

毛澤東爲了進一步動搖張學良反共信念，自動將甘泉之圍解除，使當年掌握在東北軍手中的延安、洛川等地交通恢復；張學良乃飛往洛川六十七軍王以哲駐地與共黨代表李克農會晤，並促李轉知毛澤東或周恩來來見。未數日，周恩來果然表示願到東北軍陝北大本營的延安與張學良會晤；張乃飛往延安，在一座天主堂內與周恩來見面晤談了兩個多小時。

周恩來表示，彼等亦係蔣中正委員長舊屬，中央既已決定抗日，則何必一定先要消滅共產黨？周恩來並說在抗日大原則下，共產黨願意恢復與國民黨關係，重隸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張學良並與周恩來商定下列條件，準備有機會時向當局陳情。

- (1) 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
- (2) 担保不欺騙、不叛變。
- (3) 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黨武裝，也接受點編。
- (4) 取消紅軍名稱，編為國軍，待遇亦與國軍相同。
- (5) 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
- (6) 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
- (7) 赦免釋放共黨政治犯，保證不再對政府與領袖實施詆毀攻擊。
- (8) 准非軍人共產黨員住居陝北。
- (9) 抗日勝利後共黨部隊一如國軍復員遣散。
- (10) 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為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家者然。

張學良表示將根據這十個條件找機會向蔣中正進言，以謀中國團結抗日理想得以實現；周恩來且誓言願受指揮與監督，絕對忠誠遵守協議，張學良與周恩來會晤時間可能在民國廿五年春夏之交。

勞而無功情緒激盪

張學良與周恩來會面，並商得十項共黨投誠條件，因此內心甚為得意，並預期蔣中正會表同

意。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日，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張學良自西安飛抵南京出席會議。在此期間蔣中正偕張學良共乘一車至憲兵司令部，參加憲兵學校學員畢業典禮；張學良趁機向蔣陳述，陝北共黨有向政府投誠之意，此時軍已抵憲兵司令部前，故與周恩來會面之事未能一併言明。張學良此項軍中進言，可能已觸蔣之怒，惟當時未發作，在晚間商談東北軍軍餉問題時，蔣即責張時以煩瑣相擾，並促張速返西安。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蔣中正委員長五十大壽，全國展開獻機祝壽運動，蔣至洛陽，張學良與閻錫山分別自太原、西安至洛陽晤蔣祝壽。張學良準備藉機再行進言，但蔣在閱兵後訓話，痛斥共黨為漢奸，並指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還不如，這顯然明指張學良在南京時之容共進言，而不允許他再作類似言論，張學良此時有如涼水洗頭，心中頗不是滋味。

張學良在洛陽時，可能心中還未滋生叛持念頭，但促成西安事變各種因素，却正在會合以至醞釀醞釀階段。所謂各種因素，除了筆者前面所指，東北軍一〇九師與一一〇師兩個師為剿共全軍覆滅，兩師長或自殺或陣亡，而南京軍政部却竟指令撤銷兩個師番號這一重要因素之外，並有下列原因：

(1)中原叛變之役兩首腦閻錫山與馮玉祥，於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而派兵入關平亂的張學良竟名落孫山。

(2)民國廿五年十一月間，蒙古偽軍王英在日軍滲入支持下，以百靈廟為基地進犯陶林、武川、固陽等綏遠各城市。中央除派湯恩伯率軍進援外，並派原屬馮玉祥西北軍的門炳岳援綏，獨未派亟於抗日返鄉的東北軍。

(3)與齊世英之磨擦。張學良與齊世英均為當年東北的青年才俊。齊世英出身東北世家，先後留學日本與德國，對舊日軍閥作風亟為厭惡，故對張作霖之統治東北頗不以為然。齊世英因而參與有東北三傑之稱的郭松齡倒張行動。郭松齡失敗後，齊世英乃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黨革命軍陣營的打倒軍閥行動。

張學良雖係張作霖之子，但仍具有一般青年愛國之熱忱，以其身分有此種思想誠屬難能可貴。所以張學良執掌東北軍政後，毅然不顧東北元老反對與日本威脅，擁護中央政府完成統一；以及進兵關內，一舉瓦解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反抗中央之役，再匡統一。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一度下野出國，迨其自海外歸來，出掌武漢行營主任後；他諒解齊世英當年襄助郭松齡反張等作為，為了化解此種情結，以團結在關內東北齊英共同奮鬥，乃邀齊世英至武漢晤談。

齊世英係一擇善固執，不輕易妥協的人，他雖專程前往武漢與張學良晤談，但話不投機不歡而散。倘張、齊這兩位東北菁英合作，張學良一切固可經由齊世英疏解協助，加強張與中央關係，不致使釀成西安事變因素發生，而齊世英亦可得張學良之協助，得遂在政治上進一步為國服務夙願。齊世英在黨政的方面，雖然屬於CC系大

將，但他在廣州時也曾與張羣有相當工作關係的往來；來台後，齊世英曾多次奉命赴日，進行高層次外交工作，均係張羣向當局推薦。

張學良未能與齊世英化解情結，張學良在西安所作所為，得不到中央的支持甚至不諒解，對張學良情緒影響極為重大，有人認此係西安事變主因。

(4)民國二十五年雙十國慶，國民政府對具有勳勞者，例有頒贈勳章之舉，受勳名單中有馮玉祥而無張學良，彼心中頗感快快不樂。

(5)民國二十五年，南京國民政府準備抗日工作積極進行，除筆者前所陳述在崑山、淮河等地構築國防線、粵漢鐵路接軌等建設外。同時實施法幣政策，將白銀收歸國有。改善漢陽兵工廠設備，並曾考慮建立一巡洋艦隊等（此案以緩不濟急為蔣中正否決）。甚至，蔣中正並對將來對日作戰展開時，各戰區司令長官人選，亦大致事先予以考慮；名單中據傳有馮玉祥、唐生智等素行反覆無常，多次與中央政府為敵者而無張學良（實際此係傳言）。

(6)陝西籍一位名流續某，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殺，張學良前往南京中央醫院慰問時，續某痛哭流涕之言詞頗具挑撥與刺激作用，使張學良情緒激動不能自己。(7)東北軍將調福建之傳言。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張學良在洛陽，本想藉機向蔣中正面陳停止剿共與容共主張，但由於蔣在向軍隊訓話時堅決反對容共之言辭與態度，知無法進言乃返西安。

張學良返西安後，告知共黨代表說明一時無法向蔣請求實行停戰，乃相約由東北軍與共軍先行暫時局部停火。毛澤東派葉劍英至西安，攜來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的約書，表示願在一致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共軍願聽命張學良指導等。張學良則要求共軍向北撤退，以期雙方前線部隊隔離，給他時間以達成國共停戰之目的。共黨以河套地區一向貧瘠，又值天寒地凍，需棉衣以及食糧補給，張學良於是撥出一筆款項，令共黨自行購買。共黨部隊乃撤出瓦窯堡，全軍向貧瘠的陝甘寧邊區撤去。張學良與中共停戰行動，由於當年南京國民政府諜報之週密，以及齊世英對東北人事之熟悉，此項行動很難掩藏。

在此期間，張學良容共主張既不為當局所接納，並感覺上中央對彼亦不如過去之信任，心情至為沮喪。有一天楊虎城來訪，張談及彼之主張無法使蔣容納，而實不願讓東北軍在剿共中作無盡期消耗。楊虎城遂問張學良，汝是否真有抗日之心？如有此心，可在蔣來西安時，吾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張學良初聞此言，頓時愕然不語；楊自覺失言，露出恐懼不安之色，張學良遂安慰說：「余非賣友求榮之輩，請不要担心！不過此一策略，在余言實難於實行。」

蔣中正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偕張學良自洛陽抵達西安，他嚴飭張學良與楊虎城，應加緊進剿共軍殘部外；同時連續召集中央軍將領舉行軍事會議，限令三個月內完成清剿計劃。在軍事會議決定調集中央軍二十餘萬人至陝，佈防地區包括東北軍駐紮地點，此舉雖不一定意味中

央將對東北軍有所處置，但已證明南京政府或已察知東北軍與共軍業已停戰之事實！尤其，這幾次會議與過去在西北舉行軍事會議時氣氛大不相同，身為西北剿匪代總司令的張學良，竟被摒於會議之外，於是疑懼與憤激之情油然而生。一向處於順境，並且仍然年輕，習於率性而為，不顧一切之張少帥，繼民國十七年易幟歸順中央，以及民國十九年為中東路權與蘇俄衝突之後，又一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發生矣！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提出：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 停止一切內戰。3. 立即釋放上海被囚之愛國領袖。4. 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5.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6.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7. 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當年資訊尚不發達，一般消息多賴報紙，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此驚人訊息始傳播廣為人知。蓋當年日人侵我日亟，全國人民將一切希望集於蔣中正一身，聞此惡訊國人無不為之沮喪，咸認值此非常時期，仍發生此驚人內部巨變乃憤而曰：「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矣！

雙十二事變發生於十二日夜，蔣中正已就寢，聞槍聲得知東北軍譁變，乃披衣而起越牆至華清池後山暫避。當時正值嚴冬，西北氣候酷寒，尤以夜間為甚，蔣中正匆促間穿衣單薄不足禦寒，當被張學良親信衛隊長孫銘九所發現時，蔣乃高呼余即將委員長，可即將我本人槍殺，決不容汝等侮辱，此一事實在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華視播映張學良節目時，孫銘九親自證實（按孫銘九現仍

在大陸）。足證蔣中正著西安事變半月記上所言「喝喊叛軍情景屬實，已不容人再有所懷疑。蔣中正值此危險時刻，充份表現出中國軍人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志節，宜乎中華民族在其領導下，卒能戰勝強敵日本，雖千秋萬世蔣中正亦必永垂不朽矣！

周恩來張學良訪蔣

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在西京公園民衆大會上，以及在其召集西北剿匪總部全體人員訓講時，皆謂祇求南京國民政府應允其所提八項要求後，彼決率東北軍仍擁護蔣中正為領袖，領導全國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共黨方面初聞西安事變消息，咸表驚訝並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藉此機會將事變擴大，假張學良之手將蔣中正殺害，以除大患，此派以葉劍英等屬之；另一派認為當前中國，只有蔣中正一人能統率全國軍民，起而與日本侵略者相頑抗，希望和平解決並擁護蔣中正，領導中國軍民抗日，此一派則以周恩來為首。

周恩來自陝北趕到西安後，向張學良表明，共黨願意在蔣之領導下抗日，並誓與東北軍及楊虎城的西北軍團結合作，萬一和平絕望，希望三位一體共同與中央軍周旋。由於這時南京政府的戴傳賢、何應欽等蔣中正最親信幹部，咸認不能對張學良叛軍示弱，必須以雷霆萬鈞之勢壓迫其就範，始能救出最高統帥。南京中央政府乃發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顧祝同與劉峙則分任東路與西路討逆軍司令，大軍迅速的經由隴海路西出潼關向西安逼近，同時空軍亦出動轟炸渭南等地。

張學良原預期會獲得全國各界同情支持，但全國都對他輕率舉動交相指責，就是駐屯河北省保定的東北軍精銳張學良的親信萬福麟的五十三軍，亦電張學良懸崖勒馬。萬福麟率大軍駐紮接近平津的保定，地位特殊久為日本特務注意之目標，並且中央軍對其亦鞭長莫及，他應有表達意志的自由。茲者，萬福麟作此表示，對張學良影響甚大，自知孟浪之舉動，不但難獲全國人士的同情，連最親信的萬福麟也是如此，他自然要對此事的後果予以三思了。

張學良鑒於何應欽的討逆軍逐步接近，情勢相當危急，乃將延安、安塞等地東北軍撤出，集中軍力在西安做抵抗的準備，以上地區隨即由共軍接防；同時調動共黨部隊集中耀縣、三原等地，準備在必要時可支援東北軍、西北軍，對中央軍事以抵抗。

嗣由張學良指派其心腹何柱國翻閱蔣中正留在華清池的日記，得窺中央政府從未發表的抗日準備工作的祕笈，其中預定張學良將担任一個戰區司令長官等安排以及並不同意齊世英對東北軍之建議後，因而頗悔此次行動之孟浪與輕率。而蔣中正在被劫持後經數日之觀察，也瞭解張學良此次事變動機尚稱單純，所以在張學良求見時不再斥責或不予理睬，偶然亦與之交談，指正其行動之不當與對國家將發生嚴重損害等。有一天張學良經蔣中正允諾，帶周恩來來謁，世人每對此蔣、張、周三人會談，究竟涉及那些問題，頗多猜測與好奇。

實際上，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當日曾提出八項

主張，人們研究此八項主張，究其實不過是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一項而已，其他均屬枝節問題，並無任何重要性。準此以觀，則蔣、張、周三人會談絕無超出此一項目範圍之外的可能。以蔣中正剛毅不屈性格，就是談及此問題亦僅屬「談話」性質，不可能有任何承諾；若有什麼其他承諾的話，在國共為敵的數十年間，周恩來不可能不發一言，而張學良今日仍避談此一問題，不過是張學良不願再觸及西安事變這段往事而已。

話說當年我確錯了

西安事變，不但使中共躲過了蔣中正所發動的三個月內完全消滅陝西北部共軍的燃眉之急。並且東北軍撤出的延安亦由共軍接防。延安又稱膚施，本為府治為陝北重鎮大城，共軍主力由貧瘠不毛的保安移駐延安，當時即有如魚得水的感覺，環境大不相同矣。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期間多次晉見蔣中正，所提要求不但未獲承諾，且不稍假辭色；嗣張學良偕周恩來晉見，亦未獲要領。就在此時，宋子文偕蔣夫人宋美齡至西安，僵持情勢立即緩和並予化解，全國在蔣中正領導下團結抗日形勢已成。這時，國外報紙在綜述蔣中正自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為抗日進行的建設與準備，以及西安事變後獲得全民的擁戴團結情形，譽之為：「中國近年來得全民的擁戴團結情形，現在更一致擁戴蔣委員長，呈現了空前的團結，今日的中國已不可侮。」由是，在西安事變之初，憤言「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者，在目睹蔣中正獲釋離開西安飛抵洛陽，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情形時，乃改口而言曰：「中國若亡，是無天理」，中國人對抗日充滿了信心。

蔣中正離開西安機場時，張學良臨時亦隨機護送蔣至南京，周恩來等阻止不及曾嘆曰：「張副司令可能看中國國劇的忠孝節義等戲劇化的故事太多了，故有今日此戲劇化舉動。」曾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幫助張作霖擊敗直系領袖吳佩孚的馮玉祥，曾喟然嘆曰：「張學良護送委員長返京之舉，可謂少不更事。」馮玉祥自從助奉倒吳後，勢力突增儼然為奉系大敵，從此始終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分庭抗禮；尤其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役，由於張學良派兵入關支援中央政府，更使馮玉祥一蹶不振，從此未再掌兵權，但對張學良此事之批評，可謂另有一番見地也！

張學良抵達南京後，被安置在宋子文住宅內，被由李烈鈞為主審官的軍事法庭起訴，並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旋由蔣中正申請國民政府予以特赦，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從此張學良即失去自由。初期幽居蔣之故鄉奉化縣溪口鎮，抗戰爆發，國軍從淞滬撤退後，張學良乃經由江西至貴州修文縣的息峯，民國三十六年移居台灣新竹，四十三年定居於陽明山今住址，並獲有限度之自由。

張學良曾自指陳：「蔣公同良之關係，亦十分微妙，痛恨有如仇讎，愛護期許則如骨肉。」「方當良歸國後，蔣公對良特殊優遇，有三事沒齒不能忘：(1)蔣公令良同車，往見汪兆銘於其宅

汪不在，而蔣公親告其閹者，囑告知汪，言張副司令曾親來拜訪，此等苦心，良深為敬感。(2)某日同車，蔣公親戒良勿再事荒嬉。(3)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屬關係，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如此？「張學良在民國八十年三月六日，在華視記者訪問時，自承西安事變時提出「攘外即可安內」主張，由今日中國共產黨主宰中國大陸事實，連說：「這一點我承認錯了。」

共軍改編處處壯大

七七事變發生，中共請纓抗日，願放棄共產主張共赴國難，並提出四項諾言：(1)擁護三民主義，(2)取消赤化運動，(3)取締蘇維埃政府，(4)共軍改編為國軍，受軍事委員會統轄。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收編共軍命令，任朱德為國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八路軍轄三個師，分由劉伯承、賀龍、林彪為師長，歸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統籌指揮。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公布，江南共軍亦收編完畢，成立國軍新編第四軍，由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國軍於太原北方重鎮忻口與日軍展開會戰，國軍二十餘萬人與日寇十萬人，互半個月之激戰，殲滅日軍三萬餘人，國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旅長鄭廷珍亦殉國。八路軍林彪師配合第九軍作戰，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毀其運輸卡車八十餘輛。忻口之捷與平型關伏擊成功，在國軍其他戰場失利情形下，對全國軍心士氣均有良好影響。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在華北地區作戰，仰仗其飛機大砲威力，雖在南口、忻口、平型關、韓侯鎮、台兒莊等地遭國軍痛擊，但大體上均達到攻城掠地的目的。由於中國土地廣大，日軍佔領的均屬大城市及鐵路沿線暨交通便利之處，但廣大內陸土地多為共軍所取得，在共軍悉心經營下，已為牢不可破的游擊根據地。

在數千年中國歷史上，從事游擊戰為主的反朝廷戰爭，並沒有成功紀錄，不論黃巾、赤眉、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最後均歸失敗。概因彼等自始至終，一直處於作戰之中，並無休息與經營根據地機會；民國二十三年，江西共軍之突圍西上放棄瑞金、長汀等基地，其原因亦大抵類此。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作戰後，共軍在華北淪陷區發展，因為中日在作戰中，日軍只能維護鐵路沿線，對廣大腹地並無兼顧之能力，偶然的向內陸進擊亦無法久駐，使共軍得以悉心經營為根據地。

抗戰勝利時，共軍幾乎擁有山西的大部、河北省一半以上、山東省大部、河南省北部、安徽省的東北部、江蘇省北部、陝西省的北部。這廣大的地區，各省除幾個大城市及附近少數城市外，殆均在共軍控制下。

總之，民國二十五年雙十二西安事變前，促陝北貧瘠山地為數僅數萬人之共軍，縱不能一如蔣中正所期望於三個月內完全消滅，但處於包圍之中，將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則毫無疑問。祇因張學良的攘外即可安內的主張，並由西安事變促成全國團結抗日的情勢，使共軍絕處逢生，在抗戰中坐大。並在抗戰勝利後短短四年內，戰勝國民政府，控制了中國大陸之事實，則西安事變實係改變中國歷史的空前未有的重大事件！由是觀之，張學良係改寫中國這一段歷史的最重要人物，但吾人亦不可否認張學良發動此一驚天動地事變，其動機純正，絕無夾雜任何個人私利在內。

筆者在東北期間，與張學良唯一同父同母胞弟，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總參議的張學銘有兩年往還，彼此無話不說；張學銘的口頭禪是：「我們老張家父子兄弟，沒有一個人是不愛國的！」此亦絕非虛誑之言也！

(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章君毅「蒙古美人才女(三)」續稿未到暫停，敬請讀者原諒。

△陳克誠教授「水利專家沈百先二三事」、張洪祥先生「華裔印尼之驚趙春琳歌舞雙絕」、王文慶「英國首相梅傑其人」等作品，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